



官版

七書講義

孫子一至五

一

□ 13
3033
1



口 13
3033
1-10
3033
1

新定圖書
九部地
羊月

兵家之書不知其幾也。漢初有一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者三十五家。其後任宏論次分其書為四種。唐有二十三家藏其書於四庫者。凡六十部。失姓名而不著錄者不與焉。可謂繁且雜矣。圯上一編定為王者師。奚以多為哉。朝廷武舉之科。惟用七書以取士。亦此意耶。三山施公子美為儒者流。談兵家事。年少而升右座。不數載而取高第。為孫吳之學者。多宗師之。今得其平昔所著七書。講義於學舍間。觀其議論出自骨髓。又引史傳為之參證。古人成敗之迹。竒正之用。皆得以鑒觀焉。雖曰兵不可易言。若施之用。亦豈至不知合變也。於是鋟木以廣其傳。貞祐壬午上巳。同郡江伯虎序。

菊梅

577

武學上舍施氏七書講義目錄

東坡

世至小狀合變出外長題本以讀其說自新字士曰同學其出
 類之假音五之謂昔我以聖體畫鏡曰其心可長言其說之出也
 新學武學舍開闢天錫備用自曾與及民史觀為之參其古人如
 嫂舞而取高深為終與之學皆冬宗贈之今其平昔讀書子書
 亦出意取三山賦公于美為韻音流其來事平少而平守平不
 一賦史而士皆神矣以之為其體或方舉之於前出子書以取法
 而後其六十指六也及而平善於音亦與此四韻書百二十三家類其
 百餘其心必讀六合其書必四韻書百二十三家類其書必四
 兵學之書不收其外必與四韻書百二十三家類其書必四

武學上舍施氏七書講義目錄

孫子	六卷
吳子	五卷
司馬法	五卷
尉繚子	五卷
黃石公	三略
太公	六韜
唐太宗	問對

第一卷

孫子 一卷

始計

第二卷

孫子 二卷

作戰

第三卷

孫子 三卷

謀攻

第四卷

孫子 四卷

軍形

第五卷

孫子 五卷

虛實

第六卷

孫子 六卷

軍爭

九變

第七卷

孫子 七卷

行軍

第八卷

孫子 八卷

地形

第九卷

孫子 九卷

九地

第十卷

孫子 十卷

火攻

第十一卷

孫子 十一卷

用間

第十二卷

吳子 一卷

圖國

第十三卷

吳子 二卷

料敵

第十四卷

吳子 三卷

治兵

第十五卷

吳子 四卷

論將

第十六卷

吳子 五卷

應變

第十七卷

馬子 一卷

仁本

第十八卷

馬子 二卷

天子之義

第十九卷

馬子 三卷

定爵

第二十卷

馬子 四卷

嚴位

第二十一卷

馬子 五卷

用衆

第二十二卷

尉繚子 一卷

天官

第二十三卷

尉繚子 二卷

制談

第二十四卷

尉繚子 三卷

戰威

第二十五卷 尉繚子四卷

攻權

第二十六卷 尉繚子五卷

守權 十二陵

武議

第二十七卷 尉繚子六卷

將理 原官

治本

第二十八卷 尉繚子七卷

戰權 重刑令

伍勅令 分塞令

束伍令 經率令

第二十九卷 尉繚子八卷

勤率令 將令

踵軍令 兵教上

第三十卷 尉繚子九卷

兵教下 兵令上

兵令下

第三十一卷 三略一卷

上略

第三十二卷 三略二卷

中略

第三十三卷 三略三卷

下略

第三十四卷

六韜 一卷

文師

盈虛

國務

大禮

明傳

六守

守土

守國

上賢

舉賢

賞罰

兵道

第三十五卷

六韜 二卷

俊啓

文啓

文伐

順啓

三疑

第三十六卷

六韜 三卷

王翼士

論將

選將

立將

將威

勵軍

陰符

陰書

軍勢

奇兵

五音

兵徵

農器

第三十七卷

六韜 四卷

軍用

三陳

疾戰

必出

軍略

臨境

動靜

金鼓

絕道

略地

火戰

壘唐

第三十八卷

六韜 五卷

突戰

敵強

敵武

六鳥雲山兵

鳥雲澤兵

少衆

分險

第三十九卷

六韜 六卷

分合

武鋒

練士

教戰

均兵

武車士

武騎士

戰車

戰騎

戰步

第四十卷

太宗 一卷

問對上

第四十一卷

太宗 二卷

問對中

第四十二卷

太宗 三卷

問對下

武學上舍施氏七書講義目錄終

孫子	卷一	太宗
孫子	卷二	太宗
孫子	卷三	太宗
孫子	卷四	太宗
孫子	卷五	太宗
孫子	卷六	太宗
孫子	卷七	太宗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一

孫子

孫武子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此孫子之所由作兵書之序，必始於孫子者。五代張昭曰：戰國諸子言攻戰之術，其間以權謀而輔仁義，先智詐而後和平，唯孫武十三篇而已。此孫子所以始也。不然則蘇先生亦何以曰古之善兵者無出於孫子，故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始計

管子曰：凡攻戰之道，計必先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是以先計後戰，充國所以破先零，計定後戰，光弼所以擒安史，舉兵之始，其可不以計謀爲先乎？此始計之所由首也。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事之大莫重於兵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此言兵之所係為甚重故人君之於兵有所不敢輕舉也踊躍用兵州吁之所以斃窮兵黷武漢武之所以衰兵其可以輕舉乎兵何以不可輕也以其為國之大事死生存亡之所係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充國曰兵勢國之大事則兵誠為大事也兵之所以為大事以其有死生有存亡也兵有勝負則民有死生兵有當否則國有存亡死生係乎民故以地言存亡係乎國故以道言趙之四十萬衆而坑於長平此兵之為民之死生也符堅舉國長驅一敗而喪國辱身此兵之為國之存亡也兵之所係如此其重則人君之舉兵可不深思孰察而審計之乎曰察云者蓋量敵而進慮事而舉懼其或失也此光武每發一兵

鬚髮盡白者蓋重其事而不敢輕也又云察者詳視之謂也唐魏元忠曰兵為王者大事存亡係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法言不可不察也凡七五危言之地形又言之六者敗之道又言之九地又言之太公論置將亦言之練士亦言之誠以事之所係為甚重故人之於事必致甚審也

故經之以五事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此言用兵者必有以盡知彼己之實而後可以知勝負之所在也經之為言或曰常也如禮之所謂以經邦國之經同蓋言常以此五事修之於己如織之有經常而不變此一說也或曰度也如詩之所謂經之營之之經同蓋言當以此五事先度之於己而後可以求其在人者此亦一說也經以五事此先自治之說也在己者既備是五者乃可以權己之所有而以校其在敵

者校量也。計七計也。既以五事經之於己，又以七計校之於彼，則勝負之理可得而知。故可以索其情。曹公曰：索彼己之情，杜佑曰：索其勝負之情，皆是也。五事卽一曰道，以至於五曰法是也。七計卽主孰有道，至賞罰孰明是也。昔者高祖之興也，嘗與韓信論楚漢之強弱矣。彼其意蓋欲經之於己而校之於敵也。縞素之舉，高祖之有道也。五星之聚，高祖之得天也。成臯之守，高祖之得地也。韓彭之任，非將乎？軍法之申，非法乎？乃項羽則不然。陰謀義帝，殘滅郡縣，甘烏江之天亡，得成臯而弗守，與夫八千無爲楚之心，刻印有刎忍之志，則其七計也。果孰得孰失耶？勝負之情一見決矣。此韓信立談之間，所以能知其強弱之所在也。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將，五曰法。

此言五事之目，必有其序也。自道而天地，自天地而將法，先後之序然也。已不修道，而惟天地之是恃，天地未得，而唯將法之是用，亦難以成功矣。一曰道，言用兵以道爲主也。法曰：兵有以道勝，道者何？曹公曰：導之以教令，恐未足以盡之也。杜佑通典釋道曰：德化，此說是也。李筌太白陰經其首篇王有道德，則道爲德化明矣。君能盡道，則可以上當天心，故首之以一曰道，而繼之以二曰天。以已之道與天之時，似可以舉兵矣。然不得地利，亦未可以濟也。地形者兵之助也，故三曰地。君道矣，天時矣，地利矣，由是而舉之，不可以無將。將者所以統兵也。統軍持勢者將也，故繼之以四曰將。將雖有能，兵苟無法，亦未易勝。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用也。法令不明，何益於用。此所以終之以五曰法。李衛公亦深明孫子之意者也。合五事而分三等，一曰

道二曰天地三曰將法其言甚簡而其意甚明惜其以張良范蠡爲知道以樂毅管仲爲得天地以王猛謝安爲得將法不無失之一偏也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

此言人君有道可以得民之心也三略曰與衆同好靡不成今既與民同意則事可以必成矣故死生同之雖危不懼人君何以能使人之若是哉道足以合其心也道者仁義莫非道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易曰說以犯難民忘其死皆言道足以爲之也

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

此言在天有時用兵者必順乎天時也陰陽之說或以爲早晏之時遂引范蠡早晏以順天道之說以爲證按杜佑通典論此

而以風雲候雜占而證之則陰陽之說孤虛向背之術皆是也去斛律光嘗用匈奴卜法而吉凶無不中則陰陽之說明矣寒暑者冬夏之時也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此寒暑之說也時制者因陰陽四時之制此曹公說也而或說又曰因天興亡之時而制之若傳所謂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是也乃若張昭兵法有所謂天有陰陽良將因天時而制度是時制者乃因天之陰陽寒暑之時而制之也

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此言地有異形而施其宜乃可以用衆矣近而靜遠而挑戰者此遠近之形也用衆務易用寡務隘此險易之形也地廣用鹿角車營地狹用木屋施於車上此廣狹之形也視生處高前死後生此死生之形也凡此數者皆地之形良將因地之形而決

機此法曰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

將者智信仁勇嚴也

此言子之以名者必責其寔也將能備此五材乃可以為將矣
智則足以料敵如張良之運籌李勣之多筭皆智也信則足以
待人如羊祜之遺藥陸遜子儀之單騎見虜皆信也仁則能愛
人如吳起之吮疽穰苴之分糧皆仁也勇則能制敵如漢之飛
將軍李廣唐之虓將薛仁貴皆勇也嚴則能備敵如程不識之
夜擊刁斗楊素之馭戎嚴整皆嚴也其在太公論將亦以勇智
仁信忠為將之五材太公之五材以勇為先而孫子則以智首
之者蓋孫子言之始計計謀之士非智不可故先之以智
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

此言立法必當備此數事也曲部曲也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

兩為卒五卒為旅此曲也制者旌旗金鼓之制也下旗物之用
下號名之用下鼓鐸鐃之制也官者百官也伍有伍長
卒有卒長師有師帥旅有旅帥此官也道者往來所由之道也
縱橫所城漕運所通此道也主用者主將所用也膠漆車甲之
所需賓客賞資之所資此主用也或以曲制為部曲之制以官
道為官人之道亦一說也

凡此五者將莫不聞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此言用兵之本在是為將者不可不知也故聞之非難知之者
勝知之則能經之以五事矣經以五事而後可以校計索情豈
不足以取勝耶此韓信背楚歸漢論楚漢之強弱斷於一言之
間戰而必勝攻而必取非知之者乎

故校之以計而索其情

兵有本有用五事其本也校計索情其用也不校以計則不足以知敵之事與已之事孰得孰失勝負之情何自而決武王伐紂惟有道曾孫道也告于皇天后土天地也太公鷹揚左右恭命將法也校之以商貫盈之罪矯誣之舉太行常山之不守飛廉惡來之是任億兆離心倒戈以北宜其克之崔浩以萬全之策告魏主李靖以三等之說告太宗是亦五事也韓信之論楚漢也必究其強弱之由荀彧之論曹袁也必原其勝敗數是皆所以校計而索情也

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

法曰兵有勝於朝廷不暴甲而勝者主勝也以主而論則必求其道之有無而後可以知其勝負道在己之主則勝在己之兵

矣士爲謂虢公驕必棄其民韓信謂項羽雖強易弱隋之平陳賀若弼知其必勝之者以其我有道而大彼無道而小非校其主道乎法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材以將而論必其能否之所在將而有能則可以必勝矣高祖之伐魏不問其佗而問其大將爲誰曰栢直曰是口尚乳臭安能當吾韓信問其騎將爲誰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之子雖賢不能當灌嬰問其步將爲誰曰項它曰不能當曹參卒之一舉而擒魏王豹者是能校其將之能否也趙括非武安比騎劫非田單敵非校其將能乎法曰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用兵者必欲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乃可以濟矣故必以天地而校之觀其時利之孰得而後勝負可知歲在庚午仁貴知其不應有事西方殺有二陵蹇叔知其禦師於此符堅伐晉符堅不得其地利也觀符融之諫有

世書講義
曰吳方得歲而天又設長江之險則天地之得在晉而不在秦
謝玄之勝非謝玄之幸也天地之得也法曰法令不明何益於
用法令行則衆從其用欲知彼己之強弱者必卽夫法令之行
與不行而求之則勝負決矣三令五申孫子所以善未能行令
晉師所以敗邲之戰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其佐先穀
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攬聽而無上衆誰適從
此行也晉必敗是能校以法令之執行也法曰將勇兵強則兵
衆欲其強也校其兵衆之執強則可以知其勝負矣韓原之戰
晉人曰秦士少我鬪士倍我秦是以有韓原之勝魏惠以武卒
奮秦昭以銳士勝非校其兵衆之強弱乎法曰士不素習不可
用也則士卒欲其練也卽其練與不練而校之則其勝負亦可
知矣余公理之所驅市人霍去病之所將常選李抱真昭義步

兵常爲諸軍冠邲之戰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計國
人而訓之在軍無日不計軍實而申儆之楚之士卒可謂練矣
楚烏得而不勝法曰賞罰行則將威行欲知彼己之勝負者必
卽其賞罰而校之功罪必直仁愿之以信伏其吏賞罰明嚴管
子以之知人之死戰有功不賞有罪不罰魏元忠所以諫高宗
而伐高麗韓信論楚之失謂之有功當賞刻卽忍而不予則
楚之賞罰不明矣羽安得而不敗校計而後可以索情故卽是
七者之計而知勝負矣蓋論成敗於將戰之際不若論成敗於
未戰之前未戰之時以謀爲主謀有長短則勢有成敗吾以此
七計而知之則勝負決矣

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

此孫子欲售其說於君之辭也其意謂君將聽吾計以之用兵

則必勝。是諫行言聽，則可以委質爲臣也。故留於此而不去，君將不聽。吾計其用兵也必敗，是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之。佗故去而不留，張良與佗人言，若以水投石，及與高祖言，若以石投水。此張良所以去楚而歸漢。韓信之對武涉，亦曰：臣事項王，言不聽，計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以言聽計用，故吾得至此。是亦聽其計則留之也，或謂爲將者能聽吾計，則用兵必勝，故留而用之，不能聽，則用兵必敗，故去之，不必用。此作授諸將方略說，或只謂孫子不敢斥其君，故假爲將者以言之，計利以聽，乃爲之，勢以佐其外，勢者因利而制權也。

此言將善於謀而君信其所能爲謀，斯有用而必濟其所當可爲。能言用兵者，必須能行其言也。法曰：毋信其空言，必試其能戰。是能言者必欲其能行也，計爲利矣。君聽之矣，而吾無術以

用之，徒空言也。必爲之勢，以佐其外，謂於計畫之外爲應敵之勢，以輔吾之計而行之。所謂勢者何？乃因敵人之利而制爲之權變。此乃吾有應敵之機，隨敵變化而應之也。韓信之說高祖也，其爲計必欲北擊燕趙，東取齊，南絕楚之糧道，而西會於滎陽。信之計爲甚利矣。高祖善其計而用之，是得其君聽之也。信於此必爲勢以佐其外，故其斬陳餘也，則以背水，敗龍且也，則以囊沙，擒魏王豹也，則以木罌而渡，擊齊田廣也，則因懈而襲。是皆因其所利而制爲權變也。其後耿弇爲光武計，欲取漁陽，取涿郡，還收富平，而東下齊。光武善其計而用之，是亦得其君聽之也。弇於此故能爲勢以佐其外，故其攻祝阿也，則合兵以擊之，其攻巨里也，則揚言以破之，拔臨淄則出其不意，斬張步則置以翼伏，是皆因其利而制權也。乃若趙括馬謖之徒，非不能言

用兵也。趙王武侯一信其言而用之，而枯與諛終於喪師辱國。其如因利制權，何故能言者必貴其能行，兵者詭道也。

兵有正有奇。孫子所言，特其詭道者。孫子非不知正也。蓋是當時之君，唯圖近効，此而非奇，則不足以濟此。張昭所以謂戰國諸子言攻戰之事，其間以權謀而輔仁義者，唯孫子十三篇正此意也。三略曰：非計策無以決嫌定疑，非譎奇無以破姦息寇。是則兵必以詭道也。是以張昭言變詐也，必舉是以爲證。而杜佑之證示弱也，亦卽是以爲證。故古之人有書合肥之亟而孫權挫，交潼關之馬而韓遂離，決下邳之水而呂布擒，焚烏巢之車而袁紹死，非詭道之所寓乎。問對中太宗問五行陣，靖亦曰：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焉。問對下太宗問陰陽術數廢之可乎。

靖又曰：不可。兵詭道也。托之以陰陽術數，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此言制敵之機，不可不密也。吾本能矣，而示以不能，彼必以吾爲不能，而不吾敵。吾乃可以施其能。吾欲用矣，而示以不用，彼必以吾爲不用，而不吾備。吾乃可以施其用。李牧收堡雁門，匈奴以爲怯。韓信半渡而走，龍且以爲怯。是皆能而示之以不能也。班超欲擊莎車，詭言散去。裴行儉欲襲都支，僞示間暇。是皆用而示之以不用也。

近而示之，遠而示之，近利而誘之，亂而取之。

敵人之心有所好，吾則因所好而餌之。敵人之勢有可乘，吾則因可乘而破之。彼惟好利，故可得而誘之。彼惟勢亂，故可得而

取之。伐絞之役，楚人無扞采樵者，以誘之。絞人果爭出，驅楚役人於山下，而為楚所敗。是能誘之也。曹劌之追齊師也，望其旗靡，視其轍亂，乃敢追之。是因其亂而取之也。乃若趙充國見虜人數騎，以為餌兵，而不之逐，是又安得而誘之。吳以刑人三千，或退以誘楚，豈真亂耶？胡陳沈三國爭之，而果敗，是徒見其亂，而不知其非真亂也。故法曰：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又曰：以利動之，是因利而誘之也。法曰：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此真亂也。大抵獸不貪於噬，則不可致；魚不貪於餌，則不可釣。彼惟貪利，故可誘。李靖亦舉此。或一說以為先利而誘之，使貪其利，而取吾之利，乃可以亂而取之。

實而備之。

此言敵未可攻，則固所守，待其可取而後取之。敵勢既實，是未可取也。故備之。楚倚相謂吳人甲輯兵聚，不如備之。趙充國謂到秋馬肥，邊備為豫，是皆以其實而備之也。

強而避之。

銳卒則勿攻，彼方強盛，則必避之。逮其衰微而後擊之。皇甫嵩謂王國曰：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逮其衰也。周亞夫不擊吳楚，曰：楚人剽輕，難與爭鋒，遂堅壁不出，而卒以挫之。是能避其強也。

怒而撓之。

忿速者而後可侮，彼惟激而怒，故可得而撓之。高祖使人辱曹咎，而曹咎果出戰，此因其怒而撓之也。乃若諸葛亮以巾幗遺宣王，而宣王不動，又安得而撓之耶？

卑而驕之。

彼惟好卑慢之故可得而驕之。或曰：其人本卑下之人，吾從而驕之。唐高祖致書於李密，密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慮，此所以驕之也。石勒遣使推戴王浚，魯卑於邾而不設備，魯果敗。佚而勞之。

彼佚則可以併力而制我，故必有以勞之。郭子儀以晝揚兵夜擣壘，使賊之不得休息，兵伍負請為三師以隸楚，彼出我歸，彼歸則出，而楚卒以病，是能勞其佚也。故法曰：敵佚能勞之，親而離之。

彼之上下情親，則必合以謀我，故彼雖親，吾必有以離之。陳平間楚而去亞父，孝寬詐為手書而間段琛，偽作謠言而誅明月。李抱真說武俊而敗朱滔，是能離其親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此兵家之勝，不可先傳也。

攻其無備，所以觀敵之勢而擊之也。彼勢有所不及，備則吾從而攻之，出其不意，所以察敵人心而襲之也。彼心有不及慮，則吾從而出擊之。光弼伺賊方飯而擊，思明、曹公因其不備而擊馬超，是皆攻其無備也。乃若子期備吳而吳還，亞夫使備西北而吳楚不能攻，彼既有備矣，安得而攻之乎？李靖出不意以攻惠亮，蘇定方因賊恃雪而追賀魯，是能出其不意也。乃若馬援困壺頭而為匈奴所乘，羅尚襲李特而為李特所擊，彼既意之矣，安得而出之耶？惟其攻無備，攻無不克，惟能出不意，出無不利，是術也。又豈可以先傳耶？此而不能先傳，則困是烏可先傳乎？此不意也。況兵之為道，聞其圖見則議，知則困，是烏可先傳乎？此蓋兵之制勝之機，不可不密也。傳曰：機事不密，則害成。而李衛公亦曰：兵不預言。太公臨境亦云：擊其無備，出其不意。

夫未戰而庸筭勝者得筭多也。未戰而庸筭不勝者得筭少也。多筭勝，少筭不勝，而況於無筭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人皆知用兵之有機，而不知用兵之有數。兵之爲用，本之以數，而出入乎機者也。數定於內，而後機應之於外，故於未戰之前，而決之以庸筭，可以知其勝負之所在。古之人固有運籌帷幄，折衝樽俎者，誠欲先定其數也。故法曰：高之以廊廡之論，此正欲出奇於堂上，制勝於兩楹，而以成其庸筭也。是以賀若弼之平陳，則有七策，大夫種之圖吳，則有七術，荀彧之計袁，則以十敗，李靖之圖洮，則以十策。茲皆於未筭之前，而求得筭之多，多則勝，少則無勝，此理之常也。公輸墨子之九攻九拒，蓋墨子之筭多，而公輸之筭少也。諸葛孟獲之七擒七縱，蓋諸葛之筭多，而孟獲之筭少也。多則勝，少則無勝，勢之必然。況於無筭者，其何以勝？

耶用兵之法，如奕焉，奕之爲技，小技也，而數之多者，亦可以勝。昔謝玄伐秦，謝安與之圍碁，而知其必勝，何者，以其數足以勝之也。亦如博焉，博之爲技，末藝也，而數之多者，亦可以勝。昔桓溫之伐齊也，魏主曰：溫其克乎？左右曰：克之。魏主曰：何以知其克也？曰：臣以博而知之。溫善博者也，何者，亦以其數之多也。玄之碁，溫之博，其數一多，猶可以知其必勝，況於庸筭之多者，詎不足以決勝乎？故卽其筭而求之，其勝負可知矣。此問對之所，以亦曰：多筭勝，少筭不勝，無筭而張昭論權謀之法，亦曰有數，擒無數，筭之爲說，或以爲只謀筭。

此乃子書精華卷第一
 孫子論車甲之用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車徒之用必有其數然數不徒用也亦唯其當耳當則人與車
 相稱故孫子論車甲之用以凡用兵之法言之者蓋其用必有
 數者也非苟然也馳車千駟革車千乘此車數也帶甲十萬此
 人數也有如是之車必用如是之人然後為當馳車輕車也所
 以戰也法所謂輕車出其側此馳車也革車重車也所以載輜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二

作戰

鳶飛戾天以風作之魚躍于淵以氣作之凡物不有所作則
 不有所奮况於進戰之際其可無以作之乎作戰者所以作
 之而使戰也名篇以作戰而所載乃財用糧者蓋必先有以
 足於內而後可以作而用之於外也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

車徒之用必有其數然數不徒用也亦唯其當耳當則人與車
 相稱故孫子論車甲之用以凡用兵之法言之者蓋其用必有
 數者也非苟然也馳車千駟革車千乘此車數也帶甲十萬此
 人數也有如是之車必用如是之人然後為當馳車輕車也所
 以戰也法所謂輕車出其側此馳車也革車重車也所以載輜

重也。法所謂革車奄戶，此重車也。輕車一駟，凡有三隊。前拒一，左右二，每隊二十五人，凡三隊共七十五人。此輕車一駟所用之人數也。重車一乘，有十炊子，五守裝，五廝，養五樵，汲共二十五人。此革車一乘所用之人數也。以輕車一重車一，凡用八百，合千駟千乘而計之，則其用帶甲十萬，斯爲當矣。輕車與重車均之爲乘也。今於馳言駟於革言乘者，蓋馳車以馬爲主，故謂之駟。革車以人爲主，故謂之乘。雖然，武王牧野之戰，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其數或異者，彼指其主車者而言也。故每兩一人，三百兩則三百人矣。所以異也。乃若楚二廣之法，其數又異。楚廣之法，卒偏之兩，百人爲卒，五十人爲兩，每一乘車用八百五十。比此制爲多者，蓋楚山澤之國，車少人多，故比周制爲多。千里饋糧，內外之費，賓客之用，膠漆之材，車甲之奉，日費千金，然

後十萬之師舉矣。

適千里者，三月聚糧，適莽蒼者，三殮而反。况十萬之師乎。此言用兵千里之外，其所費如是其大也。千里饋糧者，謂饋糧於千里之外，以給軍用也。當其餽糧之際，以外則有戍守之卒，以內則有轉輸之夫。秦興閭左之戍，百姓爲之騷擾。然則內外之費可知也。有游士有反間，則必有賓客之用。漢以千金與陳平，而不問其所用，則賓客之用可知矣。膠以爲和，漆以爲受，霜露弓矢器甲之所資，以爲用者在是。車可以戰，甲可以衛，尤兵器之所先也。魏文侯斬離皮革，掩以朱漆，革車掩戶，縵輪籠轂，其爲膠漆車甲可知也。興師之際，所費如是其大。雖一日之間，必用千金。曰千金者，言其多也。何休注公羊者於百金之說，謂百萬錢也。信如是，則千金千萬錢也。注莊子者於千金之說，謂金方

一寸重一斤信如是則千金千斤錢也大抵所舉者太則所費亦大十萬之衆其所費猶如是況於百千萬乎一日之間其所費猶如是況於積日累月而至於介胄生蠟虱者其所費又如何故又於用間曰凡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而尉繚子將理亦曰兵法言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爲危其用戰也勝久則鈍兵挫銳攻城則力屈久暴師則國用不足此言用兵貴神速也蓋戰不必勝不可以言戰故用兵者必欲其勝速勝可也久則鈍兵挫銳鈍弊也挫折也久則人必倦而氣必衰故兵鈍而銳挫樂毅攻齊一朝而下其七十餘城其勝可取也然三年而不下昔與卽墨卒爲田單所敗則久而不弊未之有也上兵伐謀其下攻城則攻城之策爲不得已也不得

已而攻之則其力不能不屈韓信遠闢其鋒不可當其於伐燕也豈不欲一舉而取之而廣武君且曰將軍舉倦罷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此將軍所短也是則攻城者其力必屈也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役可一藉而不可再糧可一載而不可三懼其傷國也若夫暴師於外則所費爲不貲矣國用若何而能足漢武帝承富庶之後貫朽粟腐宜若不可勝用也至于末年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搜粟之尉是建舟車之筭是興武帝何以致然耶蓋今年大將軍出隴西明年驃騎將軍出雁門窮兵遠討所以若是非暴師則國用不足乎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

人必羸瘠而後外邪客氣得以乘之物必先腐爛而後虫鼠得

以生之國必疲弊而後敵國仇邦得以取之巴蜀惟連年出師曹真乃請伐蜀吳之輕銳惟死於齊晉故范蠡乃得以取吳是以鷓蚌相持反爲漁者之所取兩虎相鬪而卞莊子始得騁其能矣國惟久用師則兵鈍銳挫力屈貨殫其何以待敵耶宜其諸侯乘其弊而起患至於此不可救藥矣雖有善爲之智者亦不能爲善後之計矣昔秦攻邯鄲白起曰秦雖勝長平士卒死者半國內虛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必矣起之此言正恐諸侯之乘弊也其後劉勲伐上繚劉曄諫曰上繚城小而堅不可旬日而拔兵疲於外國虛於內孫策多謀乘虛襲我何以禦之曄之此言亦爲劉勲思善後之計也

故兵聞拙速未觀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兵以機用投機之會間不容髮得機失機毫釐間耳其機旣失

雖巧而久何益哉苟得其機雖速而拙亦不失爲善勝也是以李衛公言兵機事以速爲神吳明徹言兵貴在速呂氏春秋亦不云乎凡兵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是宜以拙速爲尚而不以久爲巧也久則鈍兵挫銳何益於人之國耶韋廉以旬日至邵陽于謹以旬日陷梁城司馬懿亦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何其速耶不速而久其弊必生安敢望其利是以杜佑有曰兵凶器久則生變知伯圍趙逾年不歸率爲襄子所圍身死國分何利之足言

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

惟不爲利害之所惑者乃能知利害之所在蘇先生曰見其敗而後見其成見其害而後見其利心閑無事是以若此明也是不惑於利害者乃能明乎利害天下之事不皆利亦不皆害貪

其利則蔽其害。思其害則得其利。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誠欲
卽其害而求其利也。既盡知其害。斯盡知其利。此不爲利害之
累。而利害自爾明也。昔武王與太公答問之間。其於爲之奈何
之言。無慮數十。武王之意。正欲知其害而求其利也。乃若秦伯
見襲鄭之利而不顧殺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
禍。彼既惑於利矣。安知其害之甫及耶。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

此言兵貴速。不貴久也。籍者籍民而爲兵也。周官大司馬之法。
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
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下地食者三之一。其民可
用者家二人。此籍民之法也。古者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惜其
力而不盡用之也。役不再籍。則不勞民。如或籍而用之。一之爲

甚。其可再乎。故役不必至於再籍。古者載糧或以人。或以舟。或
以車。通典注曰。兼借舟車人力之運。不至於三。今也載糧而輸
之。不兼是三者而並用。蓋言所費之多也。故糧不至於三載。恐
其傷財也。昔晉文公一戰而成。伯業竇憲一舉而空朔庭。烏在
其爲再籍耶。司馬宣王定一年之計。以伐文懿。晉人命齋三日
之糧。以伐原。烏在其爲三載耶。乃若秦興間左之戍。而內外騷
然。諸葛武侯以糧運不繼而歸。彼又烏知速効哉。李靖舉此以
爲不可久之驗。

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也。

器用欲其便。故必取於國。古者制兵。各因其人而授之。周官弓
人爲弓。有上制之弓。上士服之。有中制之弓。中士服之。有下制
之弓。下士服之。桃氏之爲劍。有上制之劍。上士服之。有中制之

十書講義二
五
劍中士服之。有下制之劍。下士服之。是皆欲其便也。用而必取於國。誠以其便於用也。晉馬隆伐涼州。請自至武庫選杖。其亦欲便可知也。糧食欲其備。故必因於敵。古者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故五校之退。以食盡也。金剛之走。以糧盡也。惟食之於敵。則一鍾之粟可以當吾之二十鍾。一石之苕秆可以當吾之二十石。糧而欲因於敵。誠欲其食之備也。霍去病輕齎絕幕。卓行殊絕。務食於敵。欲備其食可知也。用惟取於國。故軍可足。糧惟因於敵。故食可足。此足食足兵之說也。或以軍食只為軍之糧食。則用當為財用。然曹公之說以用為兵甲戰具。則軍食之足。當為足食足兵也。李靖舉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大抵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此軍食俱欲足也。

國之貪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貪。

男耕女織。民之常業也。男足於晝。則粟有餘。女足於夜。則帛有餘。粟帛丘山。則百姓足矣。此至治之世。戴白不識兵革之時也。若夫窮兵遠討之際。則轉輸之役。有以勞吾民。而男不得耕。女不得織矣。民廢其業。欲不貧得乎。秦皇遠戍。百姓僵屍於道。漢武窮征。海內至於虛耗。果何以致然。遠輸之役。有以貪之。李靖舉下一句以為客之弊。

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財竭則急於丘役。力屈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冑弓矢。戟楯矛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

軍之有市。所以給戰守之用也。李牧居雁門。雁門則有市。所謂市租。皆輸入幕府也。魏尚居雲中。雲中則有市。所謂市租。盡以享士卒也。師市之所聚。其人為衆。物價騰踴。不得不貴。貴則百

姓亦費。故因而財竭。惟其財竭。不足以供上之求。而上之人乃且急於得財。以供其用。故急於丘役。古者丘乘之賦。至甸而後備。一甸之地。四丘之地也。其爲井地。一百而定。出賦者六十四井。一甸所出。長轂一乘。馬四疋。牛十二頭。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此四丘之所出也。今也急於丘役。雖十六井之丘。亦使之出役。魯作丘甲。春秋譏之。丘役其可興乎。丘役旣興。則民力必困。國用必虛。以力則屈於中原。以內則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不獨百姓費也。公家之費。破車罷馬。蔽身之甲。完首之冑。中微之矢。射遠之弓。長短之戟。小大之楯。擊刺之矛。扞禦之櫓。與夫丘牛大車。丘牛者。卽丘甸所出也。漢武帝連年出師。及至虛耗。非力屈而內虛乎。去病以四十萬騎。約出塞而歸者。不過三萬疋。太宗征高麗。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十七八。則

其所費可知。於公家言。十去其六。於百姓。十去其七者。蓋傷民爲多故也。或以十去其七。謂去一家出役。七家供之。故百姓十去其七。尉繚子武議亦曰。市賤賣貴。以限士人。而繼以士有飢色。馬有瘠形。何者。市所出而官無主也。夫提天下之節制。而無百貨之官。無謂能戰也。用間亦言。百姓之費。

故智將務食於敵。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芘秆一石。當吾二十石。城濮之戰。晉師館穀于楚。三日。鄆陵之役。晉師館穀于楚者。三日。不取之敵。不足以足其食。不有其謀。不足以資乎彼。此智將所以務食於敵也。食敵必以智將言者。蓋將惟有智。然後知食之所取。苟智有所不足。則未必不免敵之餌矣。赤眉以豆車妄鄧弘。而弘取之。果爲所敗。不智之甚也。霍去病之爲漢將也。輕齎絕幕。取食於敵。而糧不絕。則智者將必務食於敵也。食必取

之敵者蓋食敵一鍾可以當吾之二十鍾。苳秆一石可以當吾之二十石。鍾之所食人之所食也。苳豆稽也。秆禾藁也。牛馬之所食也。鍾六石四斗也。石百二十斤也。二十鍾者乃一百二十八石也。二十石者乃二千四百斤也。蓋轉輸之法大抵二十而致一也。觀秦征匈奴率二十鍾而致一石。則孫子之言信不誣矣。惟智者之將故陳平之智說漢王取敖倉粟。李勣之多謀說李密取黎陽倉。是皆務食於敵也。

故殺敵者怒也。取敵之利者貨也。使勇使貪。軍之微權也。不勇則不怒。不怒則何以殺敵。不貪則不貨。不貨則何以奪敵。人之所以能奮勵以殺敵者。以其勇於怒也。人之所以能取敵之利者。以其貪於貨也。田單使怒氣十倍。故能復齊城。吳漢激怒士。故能破茂建。此殺敵在於怒也。

馬燧約衆勝則以家貲賞。陳湯以虜捷付諸國。此取敵之利在於貨也。怒固可以殺敵也。然蔡人怒以宋衛之師伐鄭。而卒爲鄭所敗。烏在其爲怒耶。貨固可以取敵之利也。然秦人之法所得於敵者。還以予之。而民以罷弊者。烏在其爲貨耶。是不然。蔡之怒私怒也。秦人之法弊法也。不足與論。

車戰得車十乘以上。賞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是謂勝敵而益強。

古者有車有徒。車驟徒趨。彼車我徒。車徒各有異用也。此言車戰以車而戰者也。非徒兵也。戰得車十乘以上。而賞其先得者。此言不可勝賞也。法曰。大捷不賞。大捷所以不賞者。以有功者衆而罄天下不足。以充其賞。得車十乘。則吾之所賞者以十乘。以十乘計之。幾於千人。况十乘以上。爲愈多。此其盡賞其可以

爲賞哉。故賞其先得者，所以示其優異之也。以旌旗則更之，所以變人之目也。以車則雜而乘之，所以資其用也。以卒則善而養之，所以感其心也。夫如是非勝敵而益強乎？蓋吾本強也。今克敵而得其車與卒，吾之勢爲愈振矣。故曰：是謂勝敵而益強。王浚謂料寇虜以充兵，則皆勁卒。諸葛亮破南夷，卽其渠帥而用之，非其勝之愈強乎？

故兵貴勝不貴久

太公曰：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兵機事以速爲神，苟爲曠日持久，老師費財，亦何足貴哉？司馬宣王善制勝者也，殄公孫於百日，擒孟達於盈旬，何久之云乎？乃若樂毅三年而不下二城，又何以語。大抵有可急攻，有可緩圖。故知兵之將，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

將盡其能，則所係爲甚重。事而有成，則民生國安；一或敗焉，民死國危矣。故爲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趙將趙括，其母知其必敗，檀道濟見殺，嘆曰：乃欲壞汝萬里長城。誠知民之與國，所係在是也。乃若李晟之生天下爲社稷，萬人郭子儀以身爲天下安危者二十年，王忠嗣不以一官易萬人命，非知兵者安能任是責耶？故六韜言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六韜王翼言：凡舉兵帥師，以將爲命，上略言將者國之命也。太公奇兵言將者人之司命。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

謀攻

攻城下策也。用兵者之不得已也。唐太宗不攻河東之城。王忠嗣不攻石堡城。蓋以攻城非良策也。城雖不可攻。然亦有可攻者。如欲攻之。不能無謀。謀攻之所由作也。

孫子曰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

愛人者聖人之本心。不殺者聖人之神武。以是心用是武。雖未能息止于戈。而於敵亦無傷焉。故攻其國愛其民。全之必也。其肯破之乎。推此心以往。雖萬二千五百人之軍。五百人之旅。百人之卒。五人之伍。人無眾寡。皆欲全之。得一軍。則全一軍。得一旅。則全一旅。得一卒。一伍。則亦全一卒。一伍。聖人不殺之武。於

此可見矣。舜舞干而格苗，文王因壘而降崇，其全之可知也。自是而下，若穆子之圍鼓，終鼓之役，不戮一人；李愬之入蔡，終蔡之役，不戮一人。其全亦可取也。乃若宋武帝伐南燕，欲盡殺其城中人，左右諫之，猶殺王侯以下數千人。是安知全耶？宜宋武之不競，雖然牧野之戰，血流漂杵，全安在哉？牧野之役，前徒倒戈，攻于後，彼自爲之也。非武王實傷之也。不然武王何爲應天順人之舉，而傳亦曰：帝王以全取勝。

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以力服人，不若以德服人。以力服人，人猶有敵已者。其爲功未大，以德服人者，不期服而人自服。其爲効豈不大哉？百戰百勝，未免於有戰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夫誰與敵哉？項王非無百戰百勝之功，而卒有垓下之敗。陳餘非無百戰百勝之能，而終貽

泝水之讎。百戰百勝，何足爲善耶？此百戰百勝者，所以爲未善，而不戰屈人者，乃爲至善也。夫善者美之至也，而善之善者，又善之至也。法有所謂善者，有所謂莫善者，有所謂大善者。善而至於大善，則爲至矣。善之善者，正善之至者也。光武之中興也，剪尋取邑，恢復漢祚，其功非不多也。而史臣以爲未盡中興之美，美且未盡，況能盡善乎？太宗之勗業也，擒充戮竇，肇造唐室，其功非不多也。而史臣特稱其致治之美，雖盡其美於善也，亦未之敢望也。至武王之克商也，應天順人，似亦盡善矣。而夫子之論武，且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是則善之爲難盡也。武之所以未盡善者，以其牧野之役，未離乎有戰也。善之善者，必其不戰者也。惟舜爲然。格苗之舉，干羽是舞，何戰之有？此夫子所以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善之善者，惟舜能盡之。不然，何以楊

子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漸項霑襟堯舜乎。李靖亦曰不戰
屈人兵上也。百戰百勝中也。軍形篇亦兩稱非善之善者也。
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用兵之道一而其効有等差。効之所以有等差者。以其用之有
難易也。伐人之謀其伐爲甚易。彼始有所謀而吾伐之。則其伐
之也非有興師動衆之勞也。其用力爲寡。而其成功爲易。此所
以爲上也。至於伐交則次之。伐交者伐其交與之國。吾方與敵
爲仇。而其交與之國必不意吾之伐也。故其伐之亦易。伐之雖
易。較之伐謀。則其用力爲多。故次之。至於伐兵。則形成勢立。
不有所角。則有所不勝。不有所失。則不有所得。勝負成則決於
一戰之間。較之伐交。則其用力又爲多矣。故又次之。若夫攻城。
則其策爲下。夫攻城之策不得已也。彼守而我攻。彼佚而我勞。

彼靜而我動。彼得其所以待我之術。而我失其所以治力之法。
攻之而克。猶可也。攻而不克。不亦勞乎。以是而較之三者。斯爲
下矣。昔梁武帝常謂洪冊曰。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
戰爲上。兵戰次之。孫臏亦曰。伐國之道。攻心爲上。伐謀之兵。所
以攻人之心也。故寇恂之克峻也。殺使以亡其膽。陸遜之圖祜
也。破堰以奪其謀。茲其爲功。豈不爲上乎。伐交之說。當爲伐交
之國。張昭曰。旁鄰求救。敵者皆是交也。春秋之時。諸侯伐鄭。楚
子圍許以救鄭。楚子圍宋。晉人伐曹。衛以解宋。此伐交之說也。
曹公之說。則謂交者將合也。因其將合而擊之。則如隋史祥之
擊余公理也。以其未成列而破之。周文帝之擊竇泰也。及其未
成列而破之。此伐交也。交爲將合矣。然伐兵者非兵合而伐之
耶。從曹公說。則於伐兵之說爲難。不若張昭之說爲交與之國。

則伐兵得爲正相伐矣。夫伐其交與之國，與其對合而相伐，其功自有難易。此伐交所以先於伐兵也。伐兵則兵刃旣接而伐之，又其次也。如韓信之斬陳餘，謝玄之破苻堅，皆伐兵也。乃若攻城則爲下矣。昔劉曜嘗攻新城矣，數日不克，而反爲司馬所破。攻城烏得不爲下策。此廣武君之告韓信，所以謂力久不能拔，情見勢屈，此將軍所短者，亦以其策之爲下也。

攻城之法，爲不得已，修櫓輶，具器械，三月而後成，距堙又三月而後已。將不勝其忿，而蟻附之，殺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

思其上不得者，必思其次，思其次不得者，乃思其下。攻城下策也。攻人之城者，必其計無所施，進不得戰，而後爲此舉也。豈得

已哉。况攻城之法，其器械之備，非累月之久，則不可具。其攻擊之勞，非傷吾之士卒，則不可克。櫓與輶，器械距堙，皆其具也。櫓，大楯也。如彭排屋板之類是也。魯人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皮，以爲櫓。此輶也。輶，輻車名也。其下四輪，上以牛皮蒙之，推之傳於城下，可以掘城。此其制也。杜佑謂作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破，謂之輶輻車。此輶輻也。器械則凡攻城之所用也。以窺城中，則有雲梯，以射城中，則有車弩，盛石以投，則有拋車，掘穴其城，則有犬頭水驢。若此者，皆器械也。修則修其已有，具則具其未備，修之具之，必三月而後成者，蓋三月者，天時之一變，以其歷一時而後成也。以其久也。距堙者，積土而附成，距於堙，而後可以入城，故謂之距堙。距堙之說，或謂之土山，或謂之壘道。

而孫子謂之距堙_二也。距堙之作，又三月而後已。既三月又三月，其歷時既久而其功不成，得無忿乎？將不可以忿致戰，忿則必暴用其衆，故不以計勝，而惟以力爭。士卒之登城者，如蟻附焉，言其多也。如是則能無傷吾卒乎？故雖殺其三分之一，而城有不拔者，其害何如耶？此所以爲攻之災也。曰：災云者，言必有害也。此王忠嗣之所以棄石堡城而不攻，謂不以萬人命易一官者，懼罹此災也。不然，龐萌悉兵攻桃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而爲光武所破。諸葛恪攻新城，數月力屈，死傷太半，而爲司馬景王所破。此所以爲攻之災也。太公軍略亦曰：攻城圍邑，則有輶輻臨衝，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太櫓。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毀人之國而非久也。

有所爲而後有所成，此常理也。不見其爲之之迹，而收其成之之効，此不可以常勢求也。必善於用兵者，而後可也。古今固未有不戰而能屈人之兵者。韓信遠闔其鋒，不可當。張遼陷陣，而人皆披靡，以戰屈之也。不戰則不能屈之矣。亦未有不攻而能拔人之城者。司馬懿八道並進，而下孟達之城。呂蒙乘勝進攻，而陷黃祖之城。此以攻拔之也。不攻則不能拔之矣。亦未有不久而能毀人之國者。高宗以三年而伐鬼方，周公以三年而征淮夷。此以久毀之也。不久則不能毀之矣。戰而後屈，攻而後拔，久而後毀，此常理也。有所爲而後有成者也。未足爲善也。與其戰而後屈人之兵，孰若不戰而人自屈乎？堯舜不戰而能屈人兵，非戰也。與其攻而後拔人之城，孰若不攻而城自拔乎？文王因壘而降崇，非攻也。與其久而毀人之國，孰君不久而國自毀

乎。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此毀人之國而非久也。堯舜文武帝王之盛顯者也。宜其無所爲而自收其成効也。豈惟堯舜文武爲然。吳漢嘗收守長而五姓降。皇甫嵩不救陳倉而王國走。茲其所屈。豈以戰乎。屈而非戰。吳漢與皇甫嵩亦能盡之。韓信奉尺書而燕城下。徐晃飛矢而韓範降。茲其所拔。豈以攻乎。拔而非攻。韓信徐晃亦得之。楚以浹旬之間而三都可克。鄧艾之兵不踰時而成都可取。茲其所毀。豈以久乎。毀而非久。楚與鄧艾亦得之。數子之能。若是庸非善用兵乎。宜孫子皆以善用兵者言之。

必以全爭於天下。故兵不頓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善與而不爭。聖人之能也。聖人雖不爭。然亦有所爭。聖人何爭也。爭城耶。爭地耶。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聖

人不此之爭也。以全取勝。聖人之所爭也。智武子之平鄭也。謂暴骨以還。不可以爭。趙克國之行屯田也。亦欲以全取勝。聖人之所爭者。全勝也。惟以全爭。故兵不有所頓挫。而其利自可全。蓋聖人無意於傷民。惟其所爭者大。所爭者大。則其利必可得。而全盡之也。且穆子之入。鼓終。鼓之役。不戮一人。君子猶有取焉。況聖人之兵乎。湯之伐夏。放桀而已。他無所傷也。武之伐商。誅受而已。他無所傷也。非以全爭乎。宜其不頓一戈。不折一矢。而天下歸之。其全利爲如何。聖人唯無意於傷民。故民亦歸而不自知也。乃若齊之伐燕。係累其子弟。項之入關。詐坑其子弟。所傷亦多矣。焉得以全爭乎。是雖窮力贖兵。而終以自斃。何利之有。此帝王之兵。所以萬舉而萬全也。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

人皆言兵以衆勝。王剪之伐荆，以爲非六十萬則不可。李信請以二十萬，而率敗於荊。是則衆可以勝也。衆雖可以勝，然古人有以百萬而敗於淮淝，如符堅者；有以八十萬而敗於赤壁，如曹公者。烏在其衆耶？衆而不知所用，反不如寡也。法曰：識衆寡之用者勝。是則衆寡之數，必適於用而後可也。十也，五也，倍也。此兵數也。十而圍，五而攻，倍而分。此識其用者也。已十而敵一，則吾之兵爲衆，故可以圍之。已五而敵一，則吾之兵亦衆，故可以進而攻之。已二而敵一，則吾之兵亦爲衆。然分之而後可。曹公之說，則於五攻之說，以三術爲正。二術爲奇，倍分之說，則以一術爲正，一術爲奇，亦未爲當也。孫權之圍合肥，時魏兵七千人，而權率十萬衆圍之。此則十而圍之也。公子翬之伐鄭也，鄭一而已，而翬帥齊衛陳蔡四國之師以伐之。此五則攻之也。馮

奉世之擊羗也，請倍用六萬人，然後與裨將分屯而勝之。此倍則分之也。乃若烏孫之圍會宗，而爲會宗所敗；孫權圍張遼，而爲張遼突圍，權無敢當。是烏孫孫權之兵，不知會宗張遼不可以圍而圍之，所以敗也。蘇建之擊匈奴，而爲匈奴所敗；李陵之五千攻單于，而爲單于所敗。是蘇建李陵之兵，止於三千五千，不可以攻而攻之，所以失也。吳漢與劉尚分屯，而光武勅千條萬緒，猶至臨事悖亂者，以其不當分而分也。十圍五攻，倍分法之常也。然陳餘不從左車之說，謂十圍五攻，可以勝韓信，而卒爲韓信所擒者，非法之不可用也。泥而不知變也。刻舟求劍，按圖索馬，何足貴耶？此皇甫嵩所以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其知所以用法矣。

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

勢可以制敵則勝之以其勢不可以制敵則勝之以其機十也
五也倍也此勢可以制敵也卽其勢而用之可也敵也少也不
若也此其勢未足以抗拒之必善用其機者而後可也敵則其
勢之敵無衆寡強弱也彼以是禦譬如兩虎相鬪其齒牙未足
以相勝而適以相斃非善戰者也必能於戰者而後可以勝之
少則彼衆我寡勢不相敵不相敵而必與之戰是以卒予敵也
譬如一齊而陷於衆楚其何以勝於此而能逃焉則匿形藏迹
爲竒設伏而後可以勝之不若者彼強我弱勢不相若不相若
而必與之戰是武進也譬如伏雞搏狸乳犬犯虎雖有鬪心隨
之死矣於此而能避之待時而後動亦不爲晚也法於是三者
皆以能言之則能者可以勝而不能者必敗也春秋之時齊魯
敵國也長勺之戰曹劌以一鼓而克之此則能戰也七國之役

亞夫之兵少於吳楚亞夫堅壁不出而率挫吳楚此少而能逃
也陳倉之役皇甫嵩之勢不若王國皇甫嵩始而避其銳終而
擊其衰是不若則能避之也乃若蜀魏吳三國之勢並也終懿
亮瑜肅之身而不足以相吞則三國之將皆未足謂之能戰也
李陵以五千卒入匈奴可謂少矣而乃隱於鞬軒山中卒爲匈
奴所敗是未足謂之善逃也息與鄭小大不等久矣息侯伐鄭
而爲鄭所敗是豈所謂能避者耶是三者皆勢有所不足以制
入而惟機之足用此所以貴其能也
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

勢不相若則力不相敵弱不可以敵強寡不可以敵衆其勢然
也小敵之與大敵勢不相若而力不足以敵之也小者雖能堅
守然力之不繼卒爲大敵所擒張巡以睢陽一孤城而當賊衝

非不能堅守也。江淮雖獲其蔽，而城陷身執，有所不免。則小敵雖堅，必爲大敵所擒也。此衛青之不殺蘇建，謂其以少擊衆，而亦舉是以爲證。則小安足以敵大耶？寡不可以敵衆固也。然寡有時而可以敵衆，弱不可以敵強固也。然弱有時而可以敵強，是不可以常勢論，必有謀之足以勝敵也。非其謀之足以勝敵，則其大者必有所忽也。大敵雖不可當，然小敵能堅守，則大敵終必爲之擒矣。田單以卽墨殘卒，而當燕人乘勝之軍，其勢亦難以敵。然燕卒爲田單所破者，以其謀足以勝之也。是以光武見大敵勇而見小敵怯者，蓋不敢有所忽，而懼爲所擒也。

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得賢將則兵強國昌，不得賢將則兵弱國亡。強弱不在兵，存亡不在國，而在夫將之賢與不賢。則將其可以不得賢人乎？詩曰：

糾糾武夫，公侯扞城。知武夫可以爲公侯扞，則將誠國之輔也。輔周則強，得其人也。輔隙則弱，失其人也。周也者，以其材能之周而且備也。亦其謀之沉幾周密也。張昭之兵法，則以爲將材之周備。曹公之說，則以爲將謀周密不泄。吳起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向。李廣守北平，而匈奴不敢南望。吳漢隱若敵國，李勣賢於長城。此周而國強也。乃若檀道齊見殺，魏軍果至瓜步。斛律光見誅，周武遂至鄴。是又輔隙而國弱也。龍韜亦曰：將者國之輔。上略亦曰：夫將者國之命。李靖論奇正，又曰：奇正皆得國之輔也。是亦得賢將而善於奇正，而後可以爲國之輔也。

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

用兵之法，明主慮之，良將修之。君任其將，將能其職，則兵無不勝矣。一或失焉，適所以爲軍之患。三者之事，或進退之牽制，或

權變之不達，皆君失於任人，將昧於治軍，所以均爲之患也。大抵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謀，進不可禦，退不可追，將之良計，無預於人君也。所以君之患於軍者有三焉。

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

古者遣將之際，推轂以命曰自闔以外，將軍制之；自闔以內，寡人治之。是國不可從外治，而軍不可從中御也。不從中御，則進退得以自如，而無所牽制；苟任之不專，事從中御，不可進而或使之進，不可以退而或使之退，是其軍有所羈縻，而不得自用。罕旰之役，兵未可以進也；宣帝令趙充國引兵並進，而充國以便宜自守，此則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使之進也。宣陽之役，兵未可以退也；秦武王召甘茂罷兵，而甘茂指息壤以爲言，此則

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使之退也。進退之際，得無所拘乎？此所以爲軍之一患也。

不知三軍之事，而同三軍之政，則軍士惑矣。

古者軍國異政，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以其事異也。曹公曰：禮不可以治兵，杜佑曰：治國尚禮，遜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則軍國異政也明矣。不知其事而同其政，是失所以治軍之術，宜軍士之惑也。唐以魚朝恩而觀軍容，朝恩豈知三軍之事哉？不知其事而同其政，卒以王師無統，責功不專，以及于敗，其惑可知。

不知三軍之權，而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

古者擇將必論其材，材足以充任，則權變得其宜；不知其權而同其任，則其所任非其人矣。軍士疑而不知所從，曹公釋曰：不

得其人也。杜佑釋曰：君闇其用臣，不知權變，則舉措失所，軍覆敗矣。趙王歇使成安君將兵以禦韓信，成安自稱義兵，不從廣武之策，是不知權也。不知其權而同其任，適使軍士之疑，泝水之衄，自取之也。况進退者軍之節制，政事者軍之紀綱，權任者又軍之威勢，三者之中無一而知，所以軍士縻而且惑，惑而且疑矣。

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是謂亂軍引勝。

木必蠹而後虫生，醯必酸而後蚋聚，物不自壞，則亦莫之壞。法曰：慮既定，心乃強，慮定而心強，敵未如之何矣。一惑而疑，必將失聲於風鶴，慄服於水形，勢將不攻而自敗，宜諸侯之乘也。是謂亂其軍而引入以勝已也。此無它，疑志不可以應敵也。曹公曰：引奪也，謂奪其勝也。

故知勝有五

兵雖不能必勝，而勝亦可以預決。制勝雖有異術，而計勝本無異效。自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而至於將能而君不御，五者雖不同其術，而其為勝則一而已。故能有一於是，則勝亦必可以豫決矣。

知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

兵以機勝，可戰不可戰，皆機也。可以戰而與戰，乘其虛也。故勝不可與戰而不戰，避實而擊虛也。故亦勝。陸遜知所以破備之策，故以火炬而勝。陳登知周章之可擊，故縱兵擊之。知可與戰也。亞夫堅壁不出，而卒挫吳楚。慕容恪築室反耕，卒克廣固。知不可與戰也。故皆能取勝。苟為不然，則可戰不戰，必為宋公之敗於泓，不可戰而戰，必為李陵之降於匈奴。其敗也宜。

識衆寡之用者勝

兵有奇變不在衆寡。知所當用則衆寡皆可以勝也。王翦之伐荆以謂非六十萬不可而卒用六十萬以勝荆。李晟擊吐蕃只請千人謂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多終以千人而勝吐蕃。是皆識其所當用也。若夫不明其用。僥倖一進則雖有百萬符堅不得不敗於淮淝。雖有三千蘇建不得不敗於匈奴。奚其勝

上下同欲者勝

一德同心。雖十臣可以勝。離心離德。雖億兆而必敗。先和而造大事。軍之善謀也。上下同欲。其和可知。其勝也宜。張遼李典惟不以私憾忘公義。故卒破孫權。子儀光弼惟相勉以忠義。故終却懷恩。所欲既同。烏得不勝。乃若王峻知運不叶而賊叛。魏錡趙旃以私讐而陷晉軍。不敗何爲

以虞待不虞者勝

患生於所忽。事成於有備。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我能備而彼不能備。是我之虞足以待彼不虞也。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所以勝也。趙充國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壁。卒以是而破先零。李特繕甲勵兵。以待曾元。而卒以是擒曾元。是以虞待不虞者可以勝也。苟爲不虞。則必爲魯之不備。邾而敗於邾。燕之不虞。制而敗於制。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將得其人。則功有所責。何必從中御乎。况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將既能矣。而君又不之御。彼必進退自如。而無掣肘蹙尾之患。所以能勝。岑彭漢之能將也。故光武謂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子儀唐之能將也。故肅宗謂河東之事。一以委卿。苟爲不

然則必爲宋文矣。宋文每命帥行師，交戰日時，亦從中御。是以將師趨起，卒無成功。何以能勝？雖然，將能而後可以不御之也。將或無能，其可不御之乎？光武敕吳漢千條萬緒，猶至臨事悖亂，況不御之乎？

此五者知勝之道也。

制敵之道，旣無往而不知，則臨敵之際，斯無往而不勝。此五者皆可以決勝，所以爲知勝之道。

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

用兵之道，彼已而已。校計索情，彼已之說也。知吾卒之可以擊，知敵之可擊，彼已之說也。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彼已之說也。知彼知己，則勝負可決，故雖百戰而不危殆。韓信與高祖論楚漢之強弱，知陳餘之不用左車計，知龍且之以己爲怯，是能知

彼已也。韓信之兵，豈容少挫耶？故法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

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是知己易而知彼難。雖不能知彼而能知己，雖未能全勝而勝負亦半焉。司馬懿雖用兵若神，然不料能諸葛之死，而爲楊儀之所給。至使當時有死諸葛走生仲達之言，則司馬猶未能知彼也。安能全勝乎？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將貴於有所知也。不知而強爲之，暴也。幸也。何以能成功？彼與己無一而能知，亦昧者矣。不敗何爲？符堅伐晉，朝野皆知其不可。當時之臣如權翼，則死且諫。如石越，則死且諫。如符融，則死且諫。甚者如沙門道安，亦力諫之。符堅不聽，而斷然舉兵。淮淝之敗，彼亦豈自知耶？知則不爲矣。故曰：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三

谷之性非水也...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四

不可勝也

軍形

軍有形有勢形者言其大體也勢者言其權臨時之宜也軍形者軍之自然之形也見其形而後可以制勝斯謂之軍形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

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皇甫嵩曰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在己可勝者在敵夫先為不可勝者此自治之策也能自治則可以待敵之虛而擊之故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者言守備之固也可勝在敵者俟其虛而勝

之也。蓋盡用兵之妙者，必能分勝負之勢。分勝負之勢者，必先
知彼已之情。自其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則其勝負之勢為
可決矣。即其所以為勝負之勢者而觀之，則其彼已之情亦可
知矣。故不可勝者在己，可勝者在敵。昔韓信之擊陳餘也，為背
水陣，使人自為戰而不可敗，是能先為不可勝者也。侯其空壁
逐利，則拔趙幟，立漢幟，卒以兵亂遁走，為信所破，非以待敵之
可勝乎？然而事有可必者，有不可必者。可必者在己，不可必者
在人。我雖能為不可勝，而不能使人之必可勝，使趙不空壁而
爭，則韓信之計亦未可施也。所以謂之不能使敵之必可勝也。
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可知者見敵形，則可以知其勝負。若敵
密而無形，亦不能強之使必敗。杜佑舉范蠡之言而釋之曰：時
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

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

善所以自固者，必欲其有備，所以克敵者，必乘其可擊。不可勝者
自固之術也，惟守而後可以為不可勝，非欲其有備乎？可勝者
所以克敵也，惟攻之而後可以勝之，非乘其可擊乎？趙充國行
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是以守而為不可勝也。及引兵至先零，
因其懈弛而驅之，非乘其可擊而後勝乎？曹公以可勝者攻，謂
敵攻乃可勝也。此亦充國所謂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坐得
致敵之術。三說皆通。

守則不足，攻則有餘。

皇甫嵩曰：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意謂敵不足於守，我則攻之有
餘，是敵弱而我強也。張昭曰：守之則不足，攻之則有餘，意謂不
足則守，有餘則攻，是弱則守而強則攻也。曹公之說亦如張昭。

之說孫子之意殆不然也。孫子之意蓋謂守者當示敵以不足。攻者當示敵以有餘。是說也。惟太宗得之。太宗曰：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是敵不知其所攻，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是敵不知其所守也。大抵將以守者必匿其形，將以攻者必張其勢，示以不足匿其形也。昔劉裕之守海鹽也，偃旗匿衆，使羸疾登城，而孫恩果來攻，卒爲劉裕所敗。非守則不足乎？示以有餘張其勢也。杜預之伐吳，以奇兵夜襲樂鄉，多張旗幟以奪賊心，吳郡震恐，非攻則有餘乎？若充國曰：攻不足者守有餘，馮異亦曰：攻者不足守者則有餘，意謂不足於攻猶有餘於守，又一說也。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守欲其密，故必極其深，而後可以爲自固之機。攻欲其速，故必窮乎高，而後可以爲必取之策。夫高城深池，非不可以言守也，而謂之善守，則未可。善守者必匿形藏迹，陰發暗動，藏於九地之下，非極深之意乎？繕甲利兵，非不可以言攻也，而謂之善攻，則未可。善攻者必倏往忽來，運用若神，動於九天之上，非欲窮高之意乎？昔周亞夫之拒吳楚也，方其引兵東北，堅壁而守，則亞夫之守藏於九地也。及其走藍田，出武關，諸侯謂從天而下，則亞夫之攻動於九天也。乃若玄女三官戰法，則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遂以九天爲天門，九地爲地戶。春三月，寅爲九天之上，申爲九地之下。夏三月，午爲九天子，爲九地。秋三月，申爲九天，寅爲九地。冬三月，子爲九天，午爲九地。

而皇甫嵩亦取其說曰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皇甫嵩亦善用兵者也何其惑於淫巫瞽史之說乎是說也惟張昭知之張昭釋此曰九地以藏形之深使敵不可測得機而發疾若雷霆勢如天落九數之極也而李筌引遁甲式謂九天之上可以陳兵九地之下可以伏藏臣皆出之然未若張昭之說爲當

見勝不過衆人之所知非善之善者也戰勝而天下曰善非善之善者也故舉秋毫不爲多力見日月不爲明目聞雷霆不爲聰耳太公曰技與衆同非國工也智與衆同非國師也何者善制敵者形於無形見勝而不過衆人之所知此有形之可見也何足

以爲善之善乎戰勝而天下曰善此亦有形之可見也亦未足以爲善之善制勝之法必於衆所不知所不見者而勝之斯可以爲善之善矣韓信之伐趙也使萬人出背水陣趙軍見而大笑及旣勝之後諸將且有何術之問又豈見勝而人知之戰勝而天下善之宜其多多益辨兵無少挫而爲漢之大將也不然高祖何以有不如之歎若夫見勝而衆人知之戰勝而天下善之此不過舉秋毫見日月聞雷霆者之所爲也秋毫天下之至輕也固不待鳥獲而後舉是雖痿瘠之夫皆能舉之何足以爲多力日月天下之至明也固不待離婁而後見凡有目者皆可得而見何足以爲明目雷霆天下之大聲也固不待師曠而後聞凡有耳者皆可得而聞何足以爲聰耳爲此言者蓋言勝於有形者雖天下之庸將皆能知之又何足爲善哉

古之所謂善戰者勝於易勝者也。故善戰者之勝也無智名無勇功。故其戰勝不忒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者也。

善師者不陣全勝者不鬪何者勝於易勝也。故於其易而勝之則制之於未形之前其為勝也易。故法曰未戰而廟筭勝者得筭多也。惟其勝之於易故其戰也無智名無勇功之可見其制勝之道亦無有差忒其所以不差忒者以其能措勝於已敗也。在漢也雖無攻城略地之功而其運籌決勝莫不先事而為高祖謀之觀其張旗幟以為疑兵令食其以啗秦將燒棧道以示無還心捐關東以與信布越卒之垓下之戰項王授首皆良之謀也。太史公以無智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稱之不其當歟。良之所謀無一而不中安有差忒哉。是皆度其可敗而勝之故成功。

善若是其易也。此高祖所以有吾不如子房之說。則子房之善戰可知是說也。乃本之曹公原微易勝之說。若夫以易勝為易敗而勝則其說異。蓋乘勝以取勝者易易敗以為勝者難。兵之已敗者氣沮心喪形孤勢弱將於此時不北則降。又孰能易敗而勝哉。而吾乃能以敗軍勝強卒非善戰者乎。何以知之。其下文曰故其戰勝不忒者其所措勝勝已敗也。昔太宗之擒老生也。右師少却幾敗太宗及南原馳下卒擒老生非易敗以為勝乎。故嘗自稱曰子不見天策上將擊賊乎。其善戰可知也。此問對所以有暗合孫吳之說。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

必有以為自固之術而後可以收克敵之功。惟有以自固則敵人不可得而犯是能立於不敗之地也。在我者既得其勢則在

彼者斯失其機。故能不矢敵之敗也。韓信之背水陣。人殊死戰。是能立於不敗之地也。趙壁空。漢幟立。而陳餘無所措。非不失其敗乎。不失其敗者。謂我能乘機而取之。不至於失之也。此杜牧之所以曰上策莫如自治。蓋自治而後可以治人。斯能不失敵之敗也。

是故勝兵先勝而後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

太公曰。爭勝於白刃之前者。非良將也。何者。計先定於內。兵出乎外。必有其可以勝之道。而後與之戰。是謂勝兵也。故楊素之爲將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非先勝而後求戰乎。若夫敗兵。則謀慮不定。而僥倖於一戰之間。求以勝人。反爲之所勝。故曰敗兵。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

存乎已者。既有自治之術。則施諸外者。斯能決勝負之機。修道以保法。故能爲勝敗之政。勝敗之政者。勝敗之事也。爲勝敗之政者。謂能使已勝而敵敗也。道者何。仁義禮信。無非道也。法者何。賞罰號令。無非法也。道懼其或廢。故從而修之。法懼其不存。故從而保之。昔湯武之興也。以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此修道也。升陟之誓。或大賚汝。或孥戮汝。牧野之誓。或止齊於六步七步。或止齊於六伐七伐。是能保法也。及鳴條一戰。而夏師敗績。牧野一會。而倒戈以北。非能爲勝負之政乎。其後晉文公之伯諸侯也。謂民未知義。則出定襄王以示之義。民未知信。則伐原以示之信。其修道也可知。及其用之。殺舟之僑。之先歸。戮祁瞞之奸命。其保法也可知。故能一戰而伯。其爲勝敗之政。如何不恃此也。祭遵在軍旅。不忘俎豆。鄧禹師行有紀。是亦得其

遺意也

兵法一曰度二曰量三曰數四曰稱五曰勝地生度度生量量生

數數生稱稱生勝此言營陣之法也陣不欲踈踈則左右不能相反陣不欲密密則前後有所不利此營陣之所以有法也然度地之勢分人之數不知其先後奚可哉故其始則度其地之廣狹列爲行伍使無密踈之失故一曰度次則量兵之多寡以分屯戍使無多少之失故二曰量既度其地又量其人而後有數故三曰數既有數矣地與人必相稱也故四曰稱既得其稱矣由是而用之則可以制勝且分寸尺丈尋此度也籥合升斗斛此量也一十百千萬此數也有是地而後可以度其長短是地生度也有是度而後可以量其多寡之數是度生量也有是量而後分地與人

故生數以是人實是地故可以生稱惟稱而後可得而用之故生勝經東西緯南北此度也分左右列前後此量也縱以四步立一人橫以五步立一人此數也自一曰度至五曰勝此序也自地生度至於稱生勝此效也在黃帝則有八陣之圖在太公則有三陣之制諸葛亮因之而爲八行陣晉馬隆依之而作偏箱車李衛公倣之而作六花陣兵之法亦已善矣是豈不足以制勝乎乃若曹公釋此以數生稱則稱量已與敵孰愈以稱生勝謂稱量之故知其勝負之所在也遂使張昭祖其說而以度生量謂酌量彼此之形勢以量生數謂先酌量彼我之強弱利害然後可爲機以數生稱謂稱較可數舉也以稱生勝謂稱量計度萬萬無失勝之道然自其地生度而推之則所謂生量生數生稱生勝者是皆營陣有法而後可以成必勝之道也

故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在兵有勝負之形，在物有輕重之理，即其在物者而以求其在兵者，其勝負之理可立判矣。銖二十分也，鎰二十四兩也，其爲輕重不侔也。以鎰稱銖，爲甚易舉也；以銖稱鎰，必不可也。勝兵之勝人也，其勢易，若以重舉輕，何難焉？敗兵之求勝也，若以輕舉重，奚可得哉？昔孟子問齊宣王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王曰：楚人勝。孟子曰：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知小不可以敵大，弱不可以敵強，則輕又能舉重哉？知輕重之理者，斯知勝負之所在矣。法有所謂乘權而動，有所謂是謂戰權，有所謂惟權視之。知法之所謂權，則銖鎰之所稱，其輕重可知。知

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夫兵有形有勢，惟至疾而後可以爲兵之形。水之積於千仞之谿者，決而行之，其形爲甚疾，而用兵之形實似之。是以張昭兵法亦曰：戰者之戰勝也，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言先計後戰之利，如水臨高注下，大抵形與勢相似也。而其所以異者，形出於自然，勢出於使然。人有豐肉而痺者，有暫而瘠者，此形也。及其作而用之，其勇若一，此勢也。荀悅漢書曰：立決勝之策，二。一曰形，二曰勢。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計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此形勢之分也。其在衛公亦曰：形負而勢不散。孫臏曰：形格勢禁，是皆形勢之所寓也。

兵勢

勢者兵之臨時制敵之勢，能明乎勢，則可以勝敵。此兵勢之所由作也。

孫子曰凡治衆如治寡分數是也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三軍之衆可使必受敵而無敗者竒正是也兵之所加如以礮投卵者虛實是也

用兵之道四有法有令有機有勢分數者法也形名者令也竒正者機也虛實者勢也蓋用兵者莫難於馭衆今者治衆如治寡者以其分數也分者部曲是也數者什伍是也此法之所存也有一定之法而後可以理衆亦莫難於鬪衆今也鬪衆如鬪寡者以有形名也形者旌旗也名者金鼓也此令之所存也有素行之令而後可以用衆成周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此分數也卞鼓鐸錫鏡之用卞旗物之用卞號令之用此形名也故雖率六鄉之民而爲王之六軍其理之用之殆無甚難者法之一定而令之素行也

法曰正兵貴先竒兵貴後則竒正者兵之機也有制敵之機而後可以待敵故使三軍之衆必受敵而無敗者以能用機也能之用其機則正而敵以爲竒竒而敵以爲正有不可得而測者彼更又安能敗我哉法曰竒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則虛實者兵對之勢也有可乘之勢而後可以摧敵故兵之所加如以石投卵者以得其勢也得其勢則避實而擊虛如重壓輕抑何其易耶韓信之伐趙以萬人爲背水陣以二千騎爲伏山兵建大將之旗鼓於井陘口凡此皆信之分數形名也及背水之陣設而士皆殊戰不可敗趙壁一空而伏山之軍始下一歷其壘而趙軍已潰則信之竒正虛實又得之矣此所以多多益辦乃若荀子之議兵謂銳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則豈不能使之必受敵而無敗乎謂圍居而方止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夫觸之者

猶摧况以是而壓卵乎

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

不示以正無以致敵之來不制以奇無以致敵之敗剋日合戰告期合兵正也聲前擊後獵左取右奇也法曰先正而後奇亦此意也霍邑之戰師以義舉正兵也及右軍少却老生就擒奇也若夫正變為奇奇變為正不可一槩論故衛公論擒虎曰安知奇正之極

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海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更生四時是也聲不過五五聲之變不可勝聽也色不過五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味不過五五味之變不可勝嘗也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也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哉運謀以決勝者貴乎造微妙之機則托物以明意者貴乎得幽

深之象夫幽莫幽於天深莫深乎海而出奇用智運之不窮酌之不竭此法曰若邃於地若秘於天又曰如江如海是也至於如日月不可以數推如四時不可以曆計酸苦辛鹹甘味之常可得而嘗若變而用之則不可勝嘗也青黃赤白黑色之常可得而觀若夫變而為之則不可勝觀也宮商角徵羽聲之常也可得而聽若變而奏之則不可勝聽奇正者戰之常勢也可得而窮若變而施之則不可窮蓋用兵有術術因勢而後用用法有機機以變而後通奇正者術也用奇正者機也杜牧曰用兵之法如珠走盤橫斜曲直計於臨時太宗與李靖問對曰奇正在入變而神之所以推乎天又論韓擒虎曰但知以奇為奇以正為正曾未知奇正相生循環無窮者也論曹公新書則曰唯孫子云戰勝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不可勝窮奇正相生如循

環之無窮斯得之矣古之善言奇正者無出於此是道也惟韓
信得之其虜魏豹則以木罌渡夏陽其斬龍且則以囊沙決泚
水擊趙以背水降燕以天書信之出奇如此非運而不窮取而
不竭乎其必如天地江海之幽深矣此杜佑亦有曰四時更生
興而後廢日月運行入而復出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驚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故善戰
者其勢險其節短勢如彊弩節如發機兵之所加必欲得其勢兵之制勝必欲盡其節夫水至柔也能
漂石之至剛者以其急疾而得其勢也鷹鷂之搏能折挫禽鳥
者以其下視之明得屈折之節也張昭兵法曰水能漂石得高
下之形驚鳥搏物能節其遠近也勢者用也節者次也戰之勢
險險疾也疾則人畏之其為節短短近也近則發必中岑彭晨

夜兼行徑拔武陽宣王八日兵至遂斬孟達此兵勢之用疾也
周訪擊杜曾舉桴鳴鼓斬賊於三十步之間白孝德擊龍仙息
馬伺便梟首於數十步之內此制勝之次近也彊弩張弩也其
勢疾而可畏兵之疾而可畏也似之發機機之既發也其節近
而必中兵之節而決勝也似之李廣擊匈奴為負陣外向令士
持滿毋發是欲威之以勢如彊弩也及見賊急非在數十步之
內不發是欲勝之以其節如發機也杜佑曰形勢之彊如弩之
張奔擊之易如機之發太公亦曰疾如流矢擊如發機此所以
破精銳也

紛紛紜紜闐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負而不可敗
陳兵之術示於外者必欲有以形乎敵治於內者必欲有以立
乎體紛紛紜紜者旌旗離合士卒進退散然而無統故其用闐

雖亂而未始亂。此示之於外以形敵也。渾渾沌沌者，車徒環繞，行陣流轉，負融而和會，故其形負密而不可敗。此治之於內，而以立其體也。其不可亂者，以有法也。法令素明，士卒素習也。其不可敗者，以有勢也。形勢既定，部曲自循也。李衛公曰：紛紛紜紜，鬪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負而勢不散。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散而成八，乃紛紛以形敵也；復而爲一，乃渾沌以立體也。張昭謂混沌爲形勢之乍離乍合，人以其爲敗而離合有勢，非可敗也。是又一說。然不若衛公之言爲當。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治亂數也，勇怯勢也，強弱形也。此言誤敵之術也。示敵以亂，必已之治也；是亂自治而生，示敵以怯，必已之勇；是怯自勇而生，示敵以弱，必已之強；是弱自強而生，治而示亂，爲有數也；強而示弱，爲有形也；勇而示怯，爲有

勢也。數者部曲什伍也，勢者因敵轉化也，形者形之使從也。惟
有數，雖一聚一散，若亂而實治，惟有勢，雖半進半退，若怯而實
勇，惟有形，雖兵疲力寡，若弱而實強。井陘之役，韓信之兵，若數
亂，勢怯形弱也；及其佯奔，旗鼓走水上軍，其治亂爲有數，背水
之陣，士殊死戰，其勇怯爲有勢，以奇兵二千入趙壁，立漢幟，其
強弱爲有形也。或說治亦不能常治，恃治則亂至；是治中有亂，
勇不能常勇，恃勇則怯至；是勇中有怯，強不能常強，怯強則弱
至。是強中有弱，其說恐非也。以下文形之敵，必從之，則此爲誤
敵明矣。李白言行，行伍各有分畫，部曲皆有名數，故能以治，然後
爲僞亂，僞亂者，出入不時，採樵縱橫，刁斗不嚴也。
故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
形之予之，致敵之術也；以利動之，誘敵之術也；以本待之，制敵

之術也。有以致之，必有以誘之，有以誘之，必有以制之，是先後必有其序。孫臏滅竈而致龐涓之追，宋武匿衆而致孫恩之攻，此形之以利而敵必從之也。陶侃詐作商船以誘山夷，莫敖以採樵者以誘絞人，此予之而敵必取之也。二者皆以利動之，彼貪利而動，吾必有本以待之，是故孫臏則待龐涓以伏弩，宋武則待孫恩以奮擊，陶侃則待山夷以生獲，莫敖則亦待絞以生獲，是其有制敵之本，足以待之而決勝也。張昭曰：虎豹不動，不入陷穽，麋鹿不動，不罹罝罟，蓋言不動則不可得而制也。或以利動之而爲動其心。

故善戰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能擇人而任勢。

燕卒一也，騎劫用之則敗，樂毅用之則強。趙卒一也，頗牧用之則勝，趙括用之則亡。故善戰者求其勢而善用之，而不責其士。

卒多寡強弱，故能擇人而用之，以任己之形勢。如韓信以市人勝陳餘，田單以疲卒勝燕軍，車有所不利，雖毀車爲行，可以克狄途，有所不由，雖緣崖攀木，可以入蜀。如李光弼問賊陣何所最堅，召郝廷玉與以三百騎，使取西北隅，召論惟正與以二百騎，使取東南隅，非擇人任勢乎？或說擇人任勢，謂因人之勢而任之，若天子教戰之法，長者持弓矢，強者持旌旗，是也。此李衛公名隨蕃漢所長而用之，亦一說也。任勢者，其用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方則止，圓則行。

將能用人，必得其勢，得其勢而用之，則人惟上從而莫知所爲也。故如轉木石，動靜止行，勢使然也。將之用人，置死地而生存，地而存，以其能愚士卒之耳目也，惟能愚之，故如木石然，惟將

之所置而莫知所之也。此法所以有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故善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善戰者貴得其便而用之。至便之勢莫如負石易行而轉之千仞之山。勢至便也。李筌曰：地不險不能轉負石，石不負不能赴深谿。卽是以觀則負石轉於千仞之山，非以其勢之便乎？况自高赴下，愈得勢也。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四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五

虛實

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世將皆能言避實而擊虛，及其臨機鮮識虛實者，此虛實之所由作。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

地形者兵之助，井陘之險，陳餘不守，而韓信勝；大峴之險，慕容不守，而宋武喜，則戰地可不先處之乎？曰：戰地者我得之，則我利於戰，敵得之，則敵利於戰。我先得則得彼來，故佚；彼趨戰而後至，故勞。以佚待勞，勝負可知。昔趙奢先趨北山，而秦軍不得上，馮異先據拘邑，而行廵趨赴之，果敗，勞佚之異也。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

太宗曰：諸將能言背實擊虛，及其臨敵鮮識虛實，不能致人反

爲人所致。靖繼之曰：千章萬句，不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致者，誘之使至也。餌兵勿食，挑戰勿從，是不爲彼所誘也。旗鼓棄而趙壁空，野次設而日越禽，是彼爲我所誘也。乃若樵縱者，獲而有北門之敗，豆車得而有華陰之潰，何足語此。司馬宣王使牛金將輕騎以餌亮，兵接而亮退，是能致人也。亮使人遺巾，囑於宣王，王不動，是不致於人也。杜佑釋此曰：兩軍相遠，強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也。不往從也。充國擊罕，謂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正得致敵之術。

能使敵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將以致敵，必有以誘之。將以却敵，必有以扼之。使之自至，致之也。必有以利之。非誘之乎？使之不得至，却之也。必有以害之。非

扼之乎？李牧以小利委敵，而匈奴果至。莫敖之米，樵誘敵，而絞人爭出。此利之自至也。張仁愿築受降城，而以絕突厥南寇之路。郭元振置和戎白亭二城，而吐蕃不得近梁州。此害之而使不得至也。

故敵佚能勞之，飽能飢之，安能動之。

有以撓敵而後可以勝敵。夫佚則不勞，今佚而勞者，非彼固勞也。吾能使之勞也。彼勞而我佚，故可以佚待勞。飽則不飢，今飽而飢者，非彼固飢也。吾能使之飢也。彼飢而我飽，故可以飽待飢。安則不動，今安而動者，非彼固動也。吾能使之動也。彼動則已靜，故可以靜待動。是三者非能撓敵乎？佚而能勞之，以其揚兵擣壘，迭出迭入，賊不得休息。如楚巫臣教吳車戰，而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吳伍員請爲三師以肄楚，彼出則歸，彼歸則出。

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是也。飽而能飢之。以其絕其糧道。燔其積聚。使敵不得食。如曹公焚袁紹之穀食。而袁紹退。祖逖擊桃豹之饋運。而桃豹遁。是也。安而能動之。以其誘之以利。挑之以戰。使賊不得自安。如越以勾卒三行而犯吳。而吳敗。高帝使人辱曹咎而咎怒。是也。

出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勞者。行於無人之地也。必有以據敵人所不由之地。然後可以伐敵人所不慮之謀。故地有可據。敵有時不及據。謀有所當慮。敵有時不及慮。出其地之不趨。趨其謀之不意。猶行無人之地者。以彼無備也。陰平之徑。蜀所不趨。不意也。鄧艾乃得由陰平而入。攀木緣崖。魚貫而進。直至成都。略無少挫者。以其行於無人之地也。乃若馬援征五溪蠻。由壺頭而為賊所困。又豈行無人之地哉。

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知其所不守。從而攻之。彼雖欲守。有所不能。故動而必取也。知其不可攻。從而守之。彼雖欲攻。有所不可。故守之必固也。蓋能動而必取。則敵失其所以備我之方。靜而必固。則敵失其所以乘我之勢。韓信陳兵臨晉。而渡夏陽。魏安知安邑之可守乎。吳攻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吳安知西北之不可攻乎。其攻也。非特攻其地。又攻其心。其守也。非特守其地。又守其氣。此李衛公之說。而衛公又合攻守為一法。謂攻而敵不知其為守者。此以攻為守也。守而敵不知其為攻者。此以守為攻也。合肥之役。張遼之意。本欲守也。今乃先登逆擊。以挫孫權。而後能守。是以攻為守。而敵不知其所守也。柵邑之役。馮異之意。本欲攻也。今乃閉

管子待行巡之弊而攻之是以守爲攻而敵不知其所攻也故曰攻守者一而已得一者百戰百勝

微乎微乎至於無形神乎神乎至於無聲故能爲敵之司命

善守者隱其迹微之又微人不可得而見故至於無形善攻者秘其謀神之又神人不可得而聞故至於無聲諸葛亮閉門臥鼓令不得出而司馬懿有猥見勢弱之言此微而無形也司馬懿潛師遠襲八日至其城下而孟達有何神速之言此神而無聲也惟不涉於聞見之間故可以盡制敵之權司命者制其命也言敵之死生實制於我所以能制之者皆無形聲之所致也進而不可禦者衝其虛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我不欲戰雖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乖其所之也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兵法之常也惟見可而進故進不可禦以其能衝其虛而敵不及備也惟知難而退故退不可追以其退之速而追之不及也武陽之役岑彭之軍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以進而衝其空虛故不可禦也千里徑之役周人率兵夜遁齊人翌日始悟以退速而不可及也安能動之法之常也惟有以動其安故彼雖高壘深溝固守以老我師而吾必欲戰彼不得不與我戰以其攻所必救故不能堅守之司馬懿棄賊而向襄平公孫文懿果出邀之而爲魏所敗以攻其必救也能使敵人不得至者害之也亦法之常也惟有以害之故吾雖不深溝固壘以守但畫地以限之而敵不得與我戰以其有以乖其所往也諸葛亮屯陽平卧旗息鼓司馬懿不敢逼以其乖其所往也

故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敵寡能以衆擊寡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寡者備人者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所得而見者誤敵之術所不可得而見者制勝之道外示以形所以誤敵也敵爲我所誤而我本無形是制勝之道不可得而見也我有形以形之彼因吾之形而爲之備是彼爲我所形矣吾之形之者將以誘之而吾實未始有形也如此則我專敵分我專爲一是我誤以多方實欲一方取之也故爲一敵分爲十敵爲我誤則多方以備我故爲十是以我之十分而攻彼之一分也如此則我常衆敵常寡是我想戰之人守約而不煩

矣豈不易勝乎然而用兵以戰必有其地苟彼得以知吾所與戰之地則彼必有以備我而我難以制勝故吾所與戰之地常使人不可得而知彼不知則多方備我備我既多吾從一方取之則其所與我戰之人必少矣敵之備我也益人以備前則後必寡益人以備左則右必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夫寡者非兵之本少也以其因備而分之也衆者非兵之本多也爲其使人分兵備我故得以成其衆也越之伐吳爲左右卒使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人乃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以敗吳師曹公拒袁紹荀攸說曹公到汜津若將渡兵向其後使袁紹西應然後輕兵襲白馬乃若羊祜伐吳屯兵於淮武帝告之曰吾欲使人分兵以備我皆謂此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會戰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

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况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上將之道也。是戰之地，戰之日，不可不知也。趙奢從許歷之請，先趨北山，陳湯料烏孫之圍，五日必解，蓋知其地，則知其形之險易，故能因地決機，知其日，則知其期之遠近，故能指日而成功。雖千里可會戰矣。魏明帝之討公孫文懿也，召司馬宣王而問之曰：「其計安出？」對曰：「今孤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拒遼水而後守。」又問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一年足矣。」若懿者可謂知戰之地，知戰之日，故能提孤軍，越碣石，卒成功於襄平。乃若龐涓，倍日兼夜，至馬陵，果為孫臏所度，軍亂相失，卒喪其身，是不知戰地戰日也。故法曰：知之者勝，不知者不勝。

以吾度之，越人之兵雖多，亦奚益於勝哉？故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

越兵在乎善用耳。越者吳之敵，孫子借之以為喻，謂吾能有以勝之，則度彼兵雖衆，無益於勝也。是故能為勝敗之政。故曰：勝可為也。前言勝可知，不可為者，以未知敵之必可勝，故不可得而為之。今有以度之，故勝可為也。蓋知彼知勝，勝乃不殆，是以可為也。夫如是，則敵雖衆，可使無鬪，言自然服我也。趙克國善料敵也。金城之役，羗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雖欲一鬪而死，可得耶？」此敵雖衆，可使無鬪也。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

在敵有難知之情。在我有審敵之術。方其未戰之時。吾則策度敵情。觀其所施之計。得失如何。如薛公知黥布之必出下計。于謹知蕭氏之必出下策。是也。又動而作之。察其舉止之動靜。如何。如晉侯執死春以怒楚。而子玉遂乘晉軍。諸葛亮遺宣王以巾幘。而宣王不動。是也。及其將戰之際。形之以他。觀其所據。而知其生死之地。如孫臏斬木馬陵。以示龐涓。而龐涓果敗。宣王以陽遂餌孔明。而孔明不之據。是也。又角而較之。較其長短。則知其有餘不足之處。如陸遜拒蜀。先攻一營。而後方曉破之之術。李光弼擊周摯。日中未決。因問賊陳何所最堅。是也。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無形則深。深則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勝之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用機於有用者。其機爲易知。用機於不用者。其機爲難測。形兵者。示之以有用之機也。而形之。至於無形。又用之以不用也。惟用之以不用。故吾雖不形之。而彼且以爲形。多方揣摩。而不可得。則敵雖有深妙之間。有所不能窺。有如神之智。有所不能謀。其勝也。因敵之形而制之。故措勝於衆。莫能知其所以勝。爲衆不之知。故但知其爲勝之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形。爲如何也。旣勝之矣。而其計必因形而應之。敵之形無窮。而吾應之者亦無窮。韓信斬陳餘。人見爲背水。而不知卒以勝者何術。李光弼之降日。越人見其爲野次。而不知其所以降。二將者何術。此形之所以無形。雖勝而衆莫知也。然信之不特勝。陳餘以背水降。燕以尺書擊龍。且以囊沙。光弼之不特以擒日。越以野次。克周摯。以騎卒拒思明。則欲持險而陣。是皆戰勝不復。應形於

無窮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天下之事。有不相關而實相似者。兵之與水也。而形則相似。水非能自流。因地制流。故水無常形也。兵非能必勝。因敵制勝。故兵無常勢也。若夫極其所以用之者而言之。則又所謂至妙者。存乎其間。是必能因敵而為變化也。故謂之神。易之師用兵之卦也。其為體也。合坤與坎。水由地中之象也。故大象曰。地中有水。師。作易者之意。豈不以兵形象水。故歟。非惟勢之無常者相似。至於兵之克敵。亦猶水也。杜佑曰。水因地之傾側而制流。兵因敵之有隙而制勝。此尉繚子所以有勝兵似水。

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日有短長。月有死生。

知運於天者。有不可窮之理。則知用於兵者。有不可窮之術。夫金木水火土。各有所制。而無常勝。春夏秋冬。互相代謝。而無常位。冬至日行南陸。景長丈有三尺。夏至日行北陸。景長尺有五寸。是日有短長也。既朔而生明。既望而生魄。是月有死生也。五行也。四時也。日月也。所以運於天者。既無一定之數。則古人用兵。因形用權。隨宜制勝。又烏可拘一定之論哉。

施氏七書講義卷第五

卷之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